

陳寅恪先生全集
(上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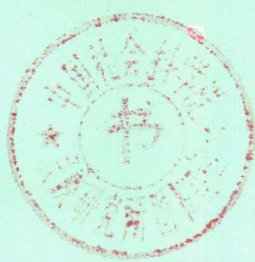
俞文維題



22,083
283
21

陳寅恪先生全集（上冊）

俞文維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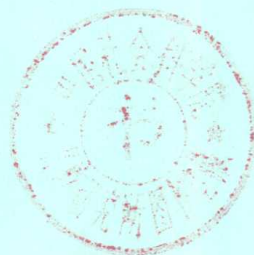
wt619/04

25296

22,083
283
12

陳寅恪先生全集（下冊）

俞文維題



wk619 / 04

25297

陳寅恪先生全集 (上)

著作人：陳寅恪

發行人：徐秀榮

發行所：里仁書局

局版台業字第二〇九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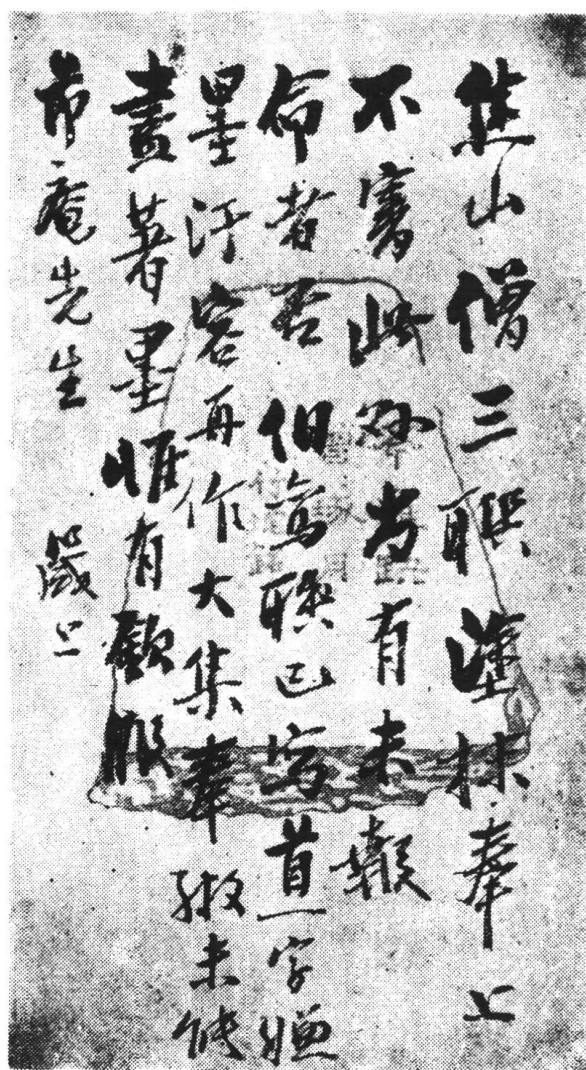
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60巷1-9號

電話：三九一三三二五

印刷所：彩虹美術印刷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二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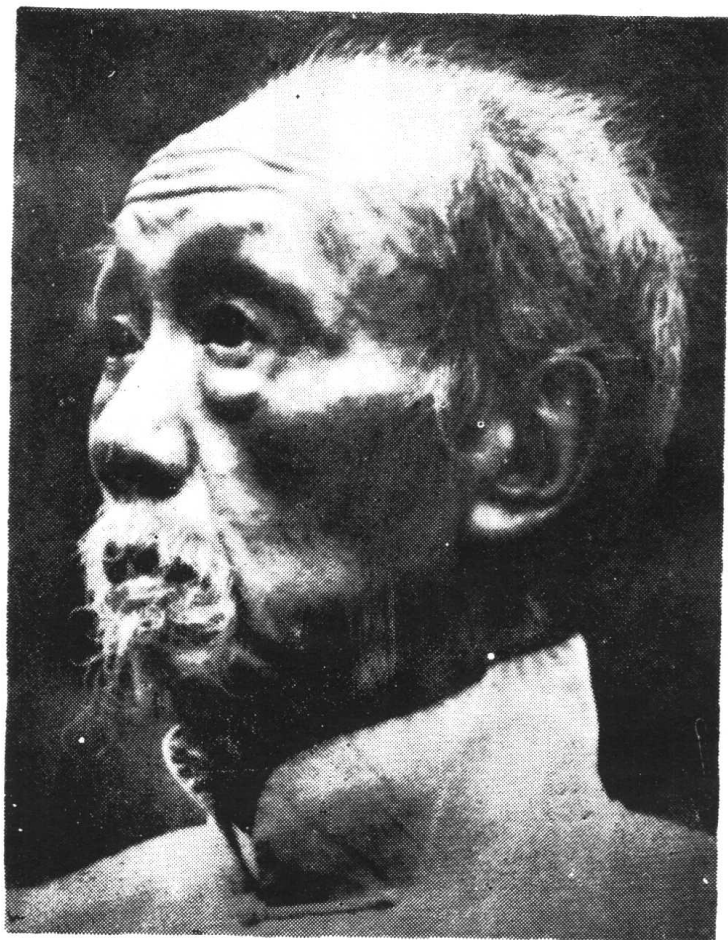
郵政劃撥：一九三五—「吳娟瑜」帳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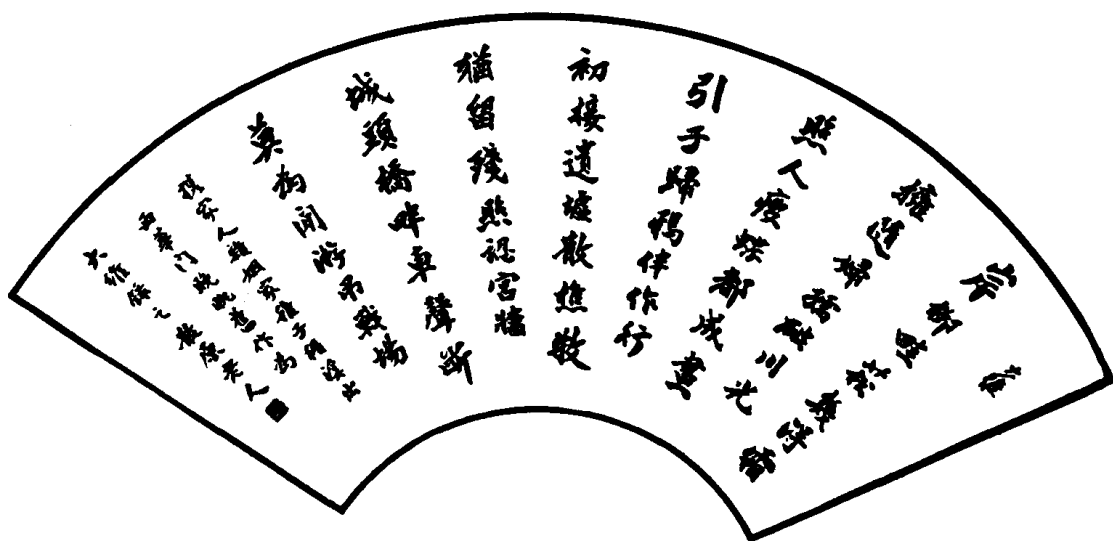


陳寶箴先生墨寶之一



陳寶箴先生寶墨之二





寶墨生先立三陳



陳寅恪先生民國廿五年一月廿八日於北平北海



陳寅恪先生暨夫人合影

孟夏无左右者危而累节
太上三南德之章一也
弟病危一世不能秉公行事到所已祥前署信崇
善家是以中书移交院使解事高宗有来身任明
书之言可畏王烈依之下而唐西大早送东幽中书
唐野虐以定之既为别已播文(此二已注可考言之)
时接机主文先主官谓丁唐去已指定州向中央研究院
考就事任研室之意思系指台身任聘者与中央唐
数日而不解何有所作(此)即得函告以早特要
征折方人少谓有客是自然度数厚之约不生街
实也尊命云南详传尊南引林再详志
是此意或亦市高宗呼下保外并立代致志
所中诸反人

寶墨生先恪寅陳

陳寅恪先生任教清華大學時函札墨蹟

香林居士之五言
多正氣志氣之盛
代詢其有
回方云一
同白原亦一
已香林
香林居士
十日

彙印陳寅恪先生論文集緣起

寅恪先生文史學術論著，淹貫中西，當代一人。民十五年春夏間，先生應聘返國，都講於南北各大學。四十年來，齊州之亂不止，先生震盪播越，訖無寧處。所作詩文，例不留彙，承學之士，亦鮮錄存。民五十八年多，自香港方面傳來消息，先生遽歸道山，此一幡然國老，年垂八十矣，亦終不慙遺。海內外學人，驚悉之下，震悼至深，即有彙印先生學術論著之說。數載以還，臺港兩地，多有刊印先生學術論文，雖吉光片羽，彌足珍視，然匆促印行，篇幅不多，且編校恒疏。本社有鑒於此，特商懇俞大維先生，面允據摭編訂此一代大師論文集一、二冊，以誌紀念，以垂永久，以饗學者。

先生居恒著作甚多，往往墨瀋甫乾，即人手一篇。凡有來函請益，不論識與不識，無不隨手作復。先生文字散見於各學報、期刊、雜誌中，篇幅至夥。因是搜羅不易，遑論齊備。本集僅刊列九十四篇，先行問世，遺漏之珠，或在不少，有俟來日補足。先生於近代史學家中，最雄於文，最妍於詩，所作詩詞見載雖少，然篇篇雅健精好，附錄集後，以飫士林歧望。

本集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准予轉載陳先生發表於該所集刊之論文，並承俞大維先生署題，賜借珍藏照片墨寶，惠允轉載「懷念陳寅恪先生」一文，謹申謝忱。又蒙方豪教授、王曾才教授、李毓澍教授、李樹桐教授、周培智教授、俞大綱教授、楊家駱教授，鼎力相助，或贈予所藏先生文字及遺像

陳寅恪先生論文集

，
端此誌謝

懷念陳寅恪先生

俞大維

今天，承我的哈佛老同學李濟之先生，邀請本人向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各位同仁約略敘述陳寅恪先生一生研究學問的方法和經過。

本人與寅恪先生，在美國哈佛大學、德國柏林大學連續同學七年。寅恪先生的母親是本人唯一嫡親的姑母；寅恪先生的胞妹是我的內人。他的父親陳三立（散原）先生是晚清有名的詩人；他的祖父陳寶箴（右銘）先生是戊戌湖南維新時期的巡撫。右銘先生有才氣，有文名，在江西修水佐其父辦團練時，即爲曾國藩先生所器重，數次邀請加入他的幕府，並送右銘先生一付對聯，以表仰慕。上聯寅恪先生不復記憶，下聯爲：「半杯酒待君溫」，其推重右銘先生如此。曾文正公又有與陳寶箴太守論文書，此文收入王先謙的續古文辭類纂中。本人的母親是文正公的孫女，本人的伯父俞明震（恪士）先生、舅父曾廣鈞（重伯）先生（均是前清翰林），與三位先生皆是好友。本人與寅恪先生可說是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的同學了。

(一)

現在我略談寅恪先生治學的方法和經過。寅恪先生由他唸書起，到他第一次由德、法留學回國止；在這段時間內，他除研究一般歐洲文字以外，關於國學方面，他常說：「讀書須先識字。」因是他幼年對於說文與高郵王氏父子訓詁之學，曾用過一番苦工。到了中晚年，對他早年的觀念，稍有修正。主要原因，是受了兩位大學者的影響①瑞典漢學大家高本漢先生。高氏對古人入聲字的說法，與假借字的用法，給他極大的影響。②海寧王國維先生。王氏對寅恪先生的影響，是相得益彰的；對於殷墟文字，他受王氏的影響；對梵文及西域文字，則王氏也受他的影響。

(二)

在講寅恪先生治國學以前，我們先要了解他研究國學的重點及目的。他研究的重點是歷史。目的是在歷史中尋求歷史的教訓。他常說：「在史中求史識。」因是中國歷代興亡的原因，中國與邊疆民族的關係，歷代典章制度的嬗變，社會風俗、國計民生，與一般經濟變動的互為因果，及中國的文化能存在這麼久遠，原因何在？這些都是他研究的題目。此外，對於所謂玄學，寅恪先生的興趣則甚為淡薄。

(三)

我們對傳統的典籍，大致分為經、史、子、集四部。我們先講他對經的看法。他說：無論你的愛憎

好惡如何，詩經、尚書是我們先民智慧的結晶，乃人人必讀之書。關於尚書今古文之辨，他認為古文尚書，絕非一人可杜撰，大致是根據秦火之後，所傳零星斷簡的典籍，採取有關尚書部份所編纂而成，所以我們要探索偽書的來源，研究其所用資料的可靠性，方能慎下結論；不可武斷的說，它是全部杜撰的。由此我們可以得見寅恪先生，雖是嚴謹的小學家，却不是偏狹的漢學家。

寅恪先生對於玄學，興趣極淡薄，上面已經說過。他甚惡抽象空洞的理論，本人從未聽見他提及易經中的玄學。

再講春秋，寅恪先生雖不如王荊公之譏諷春秋為「斷爛朝報」，但他除認為左傳為優美的文學外，對公羊三科九旨之說很少興趣。對穀梁除范序外，我也未嘗聽他提起過。

關於爾雅，他歸於說文一類。對孝經，他認為是一部好書，但篇幅太小，至多只抵得過禮記中的一篇而已。

他很注意三禮，對於周禮，他雖同意一般人的看法，認為不是周公所作，然亦不可能為一人所杜撰。而周禮中用了許多古字，要說劉歆偽撰碑文，到處埋藏，則甚為可笑。

他說，周禮是一部記載法令典章最完備的書，不論其真偽，則不可不研讀。他尤其佩服孫詒讓的周禮正義一書。

關於儀禮，寅恪先生認為「禮」與「法」為穩定社會的因素。禮法雖隨時俗而變更，至於禮之根本，則終不可廢。他常提起「禮教」思想在唐律疏議中的地位；他說這些是人人應該重視的。